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不对称情绪分享过程中情绪反应自我指向增强效应的初探
作者：邓琳 罗品超 王俊芳 方俊聪 郑晓纯 李悦 郑希付

第一轮

审稿人一的意见：

本研究研究内容有意义，聚焦已有研究的结果的不一致性与不足，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对以后研究领域的研究进行了很好的补充。但是存在以下问题：

一. 前言部分

1. 研究理论依据不够详细丰富，同时个别表述不清晰：

1) 如“研究者 Batson(2010) 认为共情关注是利他动机的源泉。一系列的研究证实当有意识的将情绪反应指向他人时，会引发较高的共情关注，产生较低的个人悲伤（如, Hakansson, 2006; Lamm, Batson, & Decety, 2007）”，该表述的含义比较晦涩，为什么引发共情关注会产生较低的个人悲伤？

答：以往有研究表明，将自己投射到不愉快的情境中，将引发很高的个人悲伤和很低的共情关注，会诱发更强烈的恐惧和不愉悦的情绪，诱发杏仁核更强烈的激活，而想象他人的情绪和行为反应则将产生很高的共情关注和较低的个人悲伤。

2) “Decety（2006）提出的情绪分享过程两阶段包括无意识的情绪感染和有意识的情绪分享两个阶段”一段中，两个情绪分享过程的逻辑顺序不明，是否存在先后之分，或者分别在什么情况下产生？

答：根据 Decety（2006）提出的情绪分享过程两阶段，个体首先会产生无意识的情绪感染，然后在情绪感染的基础上产生有意识的情绪分享。

2. 研究假设的提出依据和支撑不足，且研究假设的阐述不清晰。

1) 作者做出不对称共情的认知模型的假设的理由和依据阐述不够充分。文中只是简单的表明是基于 Decety 情绪分享过程提出了假设，但是并没有说明为什么基于 Decety 情绪分享过程可以提出自己的研究假设，本文的研究假设与 Decety 情绪分享过程有何联系？同时，情绪分享的两个过程分别为无意识的指向自己和有意识的指向他人；而本研究坐车提出的

竞争过程中的不对称共情认知模型两个过程分别为无意识的指向自己和有意识的指向自己，这种指向的不同作何解释？

答：不对称情绪分享过程同样属于情绪的分享过程，Decety 情绪分享过程包括无意识的情绪感染和有意识的情绪分享两个阶段，而不对称情绪分享过程同样也包括这两个阶段。在情绪分享过程中，在无意识的情绪感染阶段会产生指向自我的情绪反应，如个人悲伤；在有意识的情绪分享阶段，产生的是指向他人的情绪反应，因此个体的情绪反应会由指向自我的个人悲伤转向对他人的共情关注。而在竞争情境中，个体会产生和对方不对称的情绪反应，因此假设在有意识的情绪分享阶段，仍会产生指向自我的情绪反应，强化个体自我感受。根据以上问题，本文重新整理了逻辑，在文中已作出修改。

2) 本研究的研究假设前后存在不一致，在第 5 段，文中称“在有意识的不对称情绪分享阶段，这种情绪反应将继续指向自己，促使产生更强烈的个人悲伤和愉悦感”，但是在第 6 段，“我们认为，如果不对称共情的认知模式能够像共情一样，从指向自我的共情成分中也分化出更高级的指向他人的共情关注，产生同情、怜悯等情绪，是不是能减轻不对称的情绪反应呢？”，后面又提出了指向自己和指向他人两个假设，这造成了研究假设的提出和论述过程相对混乱，没有逻辑性。

答：根据以上问题，为了表述清楚研究问题，本文重新整理了逻辑，在文中已作出修改。根据 Decety 情绪分享过程，在有意识的情绪分享阶段，会在无意识的情绪感染阶段分化出更高级的指向他人的共情关注，因此个体会对他人的悲伤产生同情和怜悯。本文假设在不对称情绪分享过程中，在有意识的情绪分享阶段，会分化出更强烈的指向自我的情绪反应，而不是指向他人的共情关注。

二. 实验设计部分

实验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存在较大问题，阐述稍显模糊，具体如下：

1. 作者提出“反应时可以作为情绪反应主要指标之一”，反应时是否可以作为情绪反应的指标是值得商榷的。目前并没有看到相关领域的研究里面将反应时作为情绪反应的指标，请作者给出更多的证据支持该指标。另外，反应时与情绪反应的关系论述不清晰，在后面提出研究假设（2）时，作者认为有意识的指向自己会强化个体的悲伤或愉悦，但是悲伤或愉悦与反应时的关系假设不清晰，悲伤或愉悦会分别延迟对对方笑脸的反应或促进对皱眉的反应？如果是这种对应关系，需要在前文中提出合理的假设依据。

答：本文已作出完善，对数据进行了整理。根据情绪评估分数将被试分为正性情绪组合负性情绪组，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正性情绪组的被试反应速度显著快于负性情绪组，说明了反应时和个体情绪之间的关系，正性情绪能够促进个体的反应，而负性情绪会延迟个体的反应。

2. “本研究通过判断“我的输赢”和“他的输赢”两种实验任务将情绪反应有意识的“指向自己”和“指向他人””，这种设计是否在前人的研究中使用过，是否能够通过判断自己或他人的输赢有效地诱发“指向自己”和“指向他人”两种意识过程？

如果这种设计是合理有据的，请作者给出更多的解释和依据。

答：以往研究是在情绪分享过程中，通过“想象自己”和“想象他人”的任务发现将自己投射到让人不愉快的情境中将产生很高的个人悲伤和很低的共情关注，而将他人投射到让人不愉快的情境中将产生很高的共情关注和很低的个人悲伤。而本研究是研究个体在竞争情境中的不对称情绪分享过程，由于以往没有关于不对称共情的情绪反应指向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在“想象他人”和“想象自我”的基础上设计判断“他的输赢”和“我的输赢”的实验任务，这也是最能兼顾到竞争情境的引发和实验设计的。

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在判断“我的输赢”任务中，个体的不对称情绪显著高于判断“他的输赢”任务，说明在这两个任务的引导下，个体在我的输赢任务中产生的是更多的指向自我的情绪反应，因此不对称情绪强烈，而在他的输赢任务中，个体产生了指向他人的情绪反应，因此弱化了不对称情绪。说明实验任务的设置对情绪反应指向有引导作用。

3. 文中 2.1.4 实验流程中游戏过程阐述不清晰，“被试的任务是在扑克情境中，根据竞争对手的面孔表情，判断输赢，”但是在游戏过程中会为竞争双方呈现对手选的牌，那么呈现对手牌的意义何在，在牌和对手表情均存在的情况下，被试到底是根据表情来判断输赢还是根据游戏规则比较竞争双方牌的大小？

答：在实验中会告诉被试和另一人完成打牌游戏，首先双方要互相选牌，然后比较大，出现对方的照片而知道自己的输赢。被试首先需完成选牌，而竞争对手的牌是由计算机自动选取的，被试和竞争对手选出的牌会先后用红框标出。有选牌的环节是为了增加被试的参与性和竞争性。在实验中会告诉被试输赢是由双方所选牌的大小来决定的，但不会出现牌的具体大小，只能通过竞争对手的照片来判断输赢。游戏过程在文中已作出更详细的说明。

4. 本研究中进行了一个实验，结果的可靠性有待验证。可以增加其他实验设计对结果是否可靠进行再次验证，同时为研究假设提供更有力的证据支持。

答：本研究是对不对称共情的初探，由于需要兼顾实验设计和竞争情境的设计，存在一些不足。但通过实验数据的验证，实验结果有一定的说服力。以后可以尝试更多的实验设计来验证结果。

三、数据分析部分

1. 正确率的计算标准是什么？

答：正确率 = 每种处理条件下正确的反应次数/总次数

2.“当竞争对手失利时，“指向自己”条件下的愉悦程度显著高于“指向他人”， $F(1, 28) = 15.32, p = 0.001$ 。当竞争对手获利时，“指向自己”条件下的愉悦程度显著低于“指向他人”， $F(1, 28) = 14.69, p = 0.001$ 。以上说明同种表情在不同情绪反应指向的进一步引导下，产生了更高级的个人悲伤（愉悦）和共情关注，进入到有意识的不对称情绪分享阶段。”这部分数据只能表明个体愉悦性程度，没有表明悲伤程度？

答：当竞争对手获利时，“指向自己”条件下的愉悦程度($M_{\text{笑脸}} = 2.1 \pm 0.90$)显著低于“指向他人”($M_{\text{笑脸}} = 2.9 \pm 1.05$)， $F(1, 28) = 14.69, p = 0.001$ 。此时的愉悦程度都是低于一般水平3的。尤其是指向自己条件下，显著低于一般水平。也就是说，个体对对方的获利产生的是负性情绪。

3.“以上结果检测了不对称共情认知模式的两个阶段。在竞争情境中，个体自动化的产生了和竞争对手不对称的情绪反应，对方获利时，个体产生不愉悦感，对方失利时，主体产生愉悦感，证明了不对称情绪感染阶段的存在；……”本研究没有测量指向自己或他人时竞争环境中个体的情绪反应，所以无法对比没有指向和有指向后情绪的差异，因此不能得出“结果检测了不对称共情认知模式的两个阶段”这样的结论。

答：本文为了更好的说明研究问题，已重新整理了逻辑，在文中做出了修改和解释。在竞争情境中，主客体会出现完全相反的情绪体验。我们研究假设，不对称情绪分享过程与情绪分享过程一样存在两个阶段，但在两个阶段上情绪反应指向会有不同的表现。在无意识的不对称情绪感染阶段，当对方愉快和悲伤时，主体的情绪反应同样首先会无意识的

指向自己，但产生与客体不对称的情绪体验，对方的愉悦会引起个体的悲伤，而对方的悲伤则引起个体的愉悦感；在有意识的不对称情绪分享阶段，虽然也会从情绪感染的基础上分化出指向他人的共情关注，但这种情绪反应在竞争情境的影响下将会减弱，而指向自我的情绪反应将会继续强化，促使产生更强烈的悲伤和愉悦感，从而促进自利行为。也就是说，在有意识的不对称情绪分享阶段，个体会在不对称情绪感染的基础上分化出更强烈的指向自我的情绪反应，而弱化指向他人的情绪反应，促使产生更强烈的不对称共情。综上所述，本文主要研究问题是在竞争情境中，个体会自动化的感染不对称情绪反应，并且在有意识的不对称情绪分享阶段会产生更强烈的指向自我的情绪反应。

4.“图3 竞争对手的面部表情在不同条件下所引发的情绪体验强度”，该图将实验的数据与实验前的数据放在一张图片中对比意义何在？实验前的数据是非竞争性游戏环境中数据，与实验时竞争环境中数据因发生环境不一致并没有可比性。

答：通过实验前情绪照片和实验中被试被照片所引发的情绪对比，发现实验前的正性情绪照片却在实验中引发了被试不愉悦的情绪，而负性情绪则引发了被试愉悦的情绪，这可以说明被试在实验中确实自动化地产生了不对称情绪。

审稿人二的修改意见：

1. 问题提出部分语言表达不够简洁，从 Decety 等人提出的情绪分享过程两阶段到竞争情境中的不对称共情认知模型的提出，过渡的逻辑需要加强，表述需要更加清晰一些。

答：本文已根据意见作出修改。

2. 研究到底研究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的关联性如何？建议进一步整理。

答：本文重新整理了逻辑，在文中已作出修改。

3. 近三年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较少，建议进一步查阅一些最新文献予以参考。

答：本文已对文献作出完善，但由于不对称共情研究较少，近几年相关的文献已在文中给出。

4. 需要进一步思考仅以反应时的大小是否就能证明不对称共情认知模型两个阶段的存在。

答：第一，通过实验前情绪照片的评估分数和实验中被试被照片所引发的情绪评估分数对比可以发现，实验前的正性情绪照片却在实验中引发了被试不愉悦的情绪，而负性情绪则引发了被试愉悦的情绪，这可以说明被试在实验中确实自动化地产生了不对称情绪。第二，通过反应时和情绪评估分数发现，在“他人指向”“自我指向”的有意识的引导下，个体的不对称情绪的强度是不一致的，这说明有意识的不对称情绪分享阶段的存在，因为有意意识的调节是作用于有意识的不对称情绪分享阶段。

另一方面，为了更清楚的表述本文的研究问题，本文重新整理了逻辑，在竞争情境中，主客体会出现完全相反的情绪体验。我们研究假设，不对称情绪分享过程与情绪分享过程一样存在两个阶段，但在两个阶段上情绪反应指向会有不同的表现。在无意识的不对称情绪感染阶段，当对方愉快和悲伤时，主体的情绪反应同样首先会无意识的指向自己，但产生与客体不对称的情绪体验，对方的愉悦会引起个体的悲伤，而对方的悲伤则引起个体的愉悦感；在有意识的不对称情绪分享阶段，虽然也会从情绪感染的基础上分化出指向他人的共情关注，但这种情绪反应在竞争情境的影响下将会减弱，而指向自我的情绪反应将会继续强化，促使产生更强烈的悲伤和愉悦感，从而促进自利行为。也就是说，在有意识的不对称情绪分享阶段，个体会在不对称情绪感染的基础上分化出更强烈的指向自我的情绪反应，而弱化指向他人的情绪反应，促使产生更强烈的不对称共情。综上所述，本文主要研究问题是在竞争情境中，个体会自动化的感染不对称情绪反应，并且在有意识的不对称情绪分享阶段会产生更强烈的指向自我的情绪反应。

第二轮

审稿人意见：

本文在Decety提出了情绪分享过程的两个阶段的基础上，提出竞争情境中的不对称情绪分享过程的两阶段模型，并试图证实有意识的不对称情绪分享阶段会在情绪感染的基础上分化出更强烈的指向自我情绪反应，强化不对称情绪体验，减弱对他人的共情关注。总的来说，还是有意义的，建议在修改时对以下几点能把握的更好。

- 1、以往对不对称共情及其影响因素、行为结果与个体情绪反应指向的关系已有研究，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不对称共情的内在机制，以及竞争环境中自身情绪的调节研究的较少。本研究既然是在Decety的两阶段理论为基础，应在前言中要明确指出本研究选题的意义，以及在对Decety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对本研究与Decety的研究及其观点的关系要论述清楚，以便使其论文的创新性、研究意义更为明显。

答：在文中已作出修改

2、在讨论中对不对称共情的机制，尤其是本研究新发现的结果的机制分析需要加强。

答：在文中已作出修改